走遍五大洲 最美有郴州

湖南日报社、郴州市文联、郴州市作协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韩愈的北湖

王琼华

北湖，韩愈的北湖。

韩愈或许自己闹不明白，匆匆一辈子，竟然六过郴州。最大收获，他与当地百泉之湖——北湖结了缘。

水中央也因他多了一座叉鱼亭。

那是时任郴州刺史的李伯康特意跟韩愈盖的。他得知，韩愈及张署又要途经郴州，即匆匆找来几名工匠，比划一番，在北湖湖心岛上盖一座能饮酒、品茶、作诗诵词的亭子。

一个原则：不俗！

还有点郴州味道。

韩愈与张署抵郴这日，李伯康即在亭中设宴接风。韩愈一进亭子，惊喜地：林中小城竟有这般情趣的地方！

李伯康即答：不就是想留你多住几天？

也就说了一个由来。

韩愈赶紧行礼，连称惭愧。他看到亭内除了酒菜，还有一把鱼叉靠在旁边，顿时兴奋。刚才坐船前往湖心岛时，韩愈已经瞭望到了北湖一派好景，夕阳光照在波光细细的湖面上，像给水面铺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银，又像被揉皱了的绿缎。接着发现，许多白点在水中闪烁，那宛若夏夜晴空中点缀的繁星，原来是些鱼儿在戏水。他一番赞叹，又让船在湖中划了几圈，直到夜色降临，才登上湖心岛。这时，韩愈的手痒了，提起酒壶吸了几大口，然后抓起鱼叉，叫道：

看我叉鱼去！

李伯康一笑。当晚，他就是特意邀请韩愈和张署参加北湖夏夜叉鱼活动。这也是独属郴州的一项民间习俗。

韩愈手握鱼叉，从亭中钻出来时，当即被眼前一幕突如其来的夜景惊呆了。

原来，湖面已经被火光照得通明透亮，如白昼一样。在喧闹声中，渔民一边点灯划船，一边高举鱼叉追鱼、叉鱼。月色下，叉鱼人手起叉落，水花四溅。满湖的鱼儿都在跳跃。韩愈是北方人，平生从未见过如此新奇的夜间水上劳作，颇受刺激。

那一晚上，韩愈叉了几条鱼，史书上真没记载。但他当晚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，即《叉鱼招张功曹》：

“叉鱼春岸阔，此兴在中宵。

大炬燃如昼，长船缚似桥。

深窥沙可数，静搒水无摇。

刃下那能脱？波间或自跳。

……”

这首诗犹如一篇情趣小品，韩愈着力描述北湖鱼美如锦，叉鱼人手快如电，鱼在火光与水波间游荡灵动，叉鱼人在鱼儿与水影间往来捕捉，相映生辉，趣味十足。这叉鱼的夏夜，也让他得到许多满足。看到叉鱼小船尽兴而归，船影在夜色中远去，湖面又重归平静时，韩愈不禁吁道：“脍成思我友，观乐忆吾僚。自可捐忧累，何须强问鸮？”他期待与友人分享叉鱼之乐的同时，也得到触悟。是啊，人间快乐千万种，何必执意于仕途的得失呢？

小亭因此诗得名：叉鱼亭。

韩愈与李伯康私交怎么如此之深呢？

还得往前说两年。

贞元十九年，韩愈、张署一同被贬，结伴南下赴任。其中韩愈从监察御史贬为广东连州阳山县令。同为监察御史的张署（又称张功曹）则贬为离阳山县不远的临武县令。途经郴州时，

文宗北楼。 廖学群 摄

两人与郴州刺史李伯康结识。韩愈与李伯康年龄相差甚远，但李伯康对韩愈的文学造诣极其欣赏，并不因对方是戴罪之人而怠慢。韩愈即与他结为忘年至交。

之后，两人时见诗文唱和。

永贞元年，多事之秋。短短一年间，大唐换了两位皇帝。韩愈、张署遇赦北归，湖南观察使杨凭却故意阻挠，两人只得留滞郴州待命。结果一待三个多月。有了李伯康热情款待，这六七十天，或许是韩愈一生中最为清闲自在的时光，与友人一道游山玩水、酬唱吟诗、叉鱼骑马，也成就了韩愈与友人一段载入史册的文坛佳话。这期间，他八九次游赏北湖，插柳植竹，甚至戴青箬笠，披绿蓑衣，垂钓几个时辰，又与张署在湖边小店连吃两碗鱼粉，得知鱼刚从北湖捞上来的，即赞：鲜美之气漫延迂回，萦绕鼻端。吃货！看到店主的小女儿正在习字，韩愈伸头一探，当即惊讶。满纸皆是钟繇之韵，势巧形密，胜于自运。听到大咖这般点赞，女孩双颊流霞。在韩愈诵念声中，女孩将《叉鱼招张功曹》抄录下来。看到女孩一手好字，韩愈欣然提笔题跋。据说女孩约韩愈第二日再来吃粉，她要亲手煮一锅鱼汤。韩愈也常与当地文人在湖边雅集，留下不少花絮。赏玩之余，韩愈还写下十几章赞美郴州的诗文。在北湖一侧的驿站，韩愈更是完成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《五原》。用一句话来概括：在郴州，韩愈收获满满。

韩愈心里很感激李伯康。

因为一个人，爱上一座城。

他便写下一首《郴州祈雨》。

“乞雨女郎魂，炰羞洁且繁。

庙开鼯鼠叫，神降越巫言。

旱气期销荡，阴官想骏奔。

行看五马入，萧飒已随轩。”

诗歌前四句描写祈雨场景：端庄高贵的女神像，丰富洁净的供奉品，庙立山间，蝙蝠环绕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。而巫师突然鬼神附体，喃喃不绝，又似半幻半真。后四句写诗人对神灵感验的想象：雨神疾驰，旱气顿消，乌云翻滚，大雨倾盆……看上去它是一场神圣的宗教活动，其实是在展现充满神秘色彩的巫鬼文化。众人祈雨，就是寻求大家共同战胜旱灾的信念与凝聚力。

捧到这页诗文一读，李伯康颇感意外。

李伯康晓得，韩愈属于当朝尊儒复古的中流砥柱，一员反佛排道的健将。可当见郴州发生旱灾时，这人却与郴州官民一起向神灵求雨。《郴州祈雨》算是韩愈一件“奇葩”之作，也说明他是一个感情纯朴、心地善良的人。抑或郴州百姓的深情厚意，让其得到不少温馨，又溢于言表，所以背离自己坚持多年的原则，入乡随俗，急民之所急，与郴人一起面对北湖祷告。

韩愈也是借这诗祈愿好友这官做得风调雨顺。

惺惺相惜呗。

民间有传说，祈雨的晚上，一个响雷忽地落到北湖，接着倾盆大雨。韩愈顺着北湖湖堤跑进雨中大呼：快哉？快哉！哪怕李伯康把伞递来，也被他一手挡去。

离开郴州的那天清晨，韩愈特意来北湖边逛了一圈，几口深呼吸后，才与北湖抱拳告揖。

韩愈离世后，郴人即在当年他作揖辞别的湖边盖了一座韩文公祠。这也证明，韩愈当时在郴州圈粉众多。眼前韩文公祠以及北楼皆是修复所得。足见郴人一直没割舍对他的念想。

这日傍晚，我又一次走进韩文公祠。

四侧墙壁，被灯光照射得金黄，又将光芒斜射，透过镂空的雕花形成天然剪影，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，精致的嵌瓷纹饰屋脊，典雅而又古朴，自成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祠内有韩愈塑像。

即便是一座泥塑之像，韩愈这位文坛巨匠的身上，也散发出那种与生俱来的仰不愧天、俯不愧人、内不愧心之气息。作为朝谒者的我，这时又默诵起苏子曾为韩愈说过的一段话：

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……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从公，复归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……”

塑像上端悬有“百代文宗”匾额；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一语也被先生挑定以楹联的形式挂在两侧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背靠韩文公祠的是北楼。

这座低调的古时名楼，系唐代李晔所建。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曾游北湖，留有《和杨尚书（于陵）郴州追和故李中书（吉甫）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》一诗为证。

渊源也很深。

张九龄、王昌龄、刘长卿、秦观、刘禹锡等文学名角途经郴州时，一一登上临湖北楼。湖上景观，楼中气息，地域风情，哪会不让他们有感而发？

有佳句不请自来！

后来，文人们登上北楼，更多是在唏嘘之中追忆韩愈。这其中包括李吉甫、周敦颐、罗隐等高士。他们闲眺窗外，感慨万千，不仅让北楼深深打上了韩愈的烙印，与韩文公祠、叉鱼亭相得益彰，还竞相撰写“叉鱼诗”。

文章知己，隔世比邻。

缮写着白云卷舒水韵清奇的一页页日子，也赋予了北湖印证古韵的风骨。

如今，北楼挂有三副楹联，皆是重新结缘而得。“子到同吟仙井橘；公余趁赏北湖莲。”此联妙用了两个郴州典故，即“橘井泉香”与“爱莲说”。“千古澄清涵玉镜；一泓漂渺浸冰壶。”“玉镜”“冰壶”为此联的联眼。古时皆将玉镜指喻明月，冰壶，一盏盛冰的玉壶，含有洁白寓意。“问月须知天上有；观澜却笑水中皆。”“观澜”一词源于《孟子·尽心上》中的“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”，寓意尽心知命。可见，这北楼今日仍有一股与韩愈神融气泰的意蕴。

听到我这般理解，说不定九霄云外的韩文公也会打上一个响亮的喷嚏。

离开北楼，返至韩文公祠牌坊前的醒心亭观泉。

这古亭小巧，不失雅致。

“醒心亭下水涵天，吏部风流三百年。”或是先生那日灵光一闪，取其“醒心”两字作为新筑之亭的名称，也让亭边四季不断的泉水多了些灵气。这句子本来就是晚唐罗隐写给韩愈的。罗隐也算有个性，十举进士不第，索性改名称“隐”。那年，他应郴籍名相刘瞻之子刘赞之邀，来到郴州，第一站即是探访北楼，便有了缅怀韩愈的诗句。闲时翻书，我又发现“醒心”一词也在韩愈《北湖·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》诗中出现过：“闻说游湖棹，寻常到此回。应留醒心处，准拟醉时来。”这诗来得有点小背景。唐虢州刺史刘伯刍盖一新庄园，园中小景皆以天下名胜命名，知韩愈喜爱郴州北湖，便将小池塘取名“北湖”，并求诗于韩愈。韩愈该是被藏于记忆深处的北湖触动神经，诗性大发，当即写北湖一诗奉和。

友人称，文公这首诗写得有点“小资”。

或许，韩愈把他最性情、最率真的诗意全给了北湖。正是他心醉水中月影，口诵丽辞雅句，才凝成了这一湖波光月色。北湖风物胜西湖，良夜游观景更殊，此般胜境既是天之馈赠，也拜韩愈赋予，所以自古有了“郴之胜在北湖，湖之重在韩公”一说。

北湖早已成了城市中央的湖岛花园。而今夜北湖水月，它又添了几多风情。绚丽的水幕光影秀迸射点点的星光，照应着言笑晏晏的游人。星空之下，小提琴旋律响起，浪漫的时光蓦然而至。水洲之上，优雅的古典舞表演，叫人流连忘返。这时，湖面深处悠然飘出几艘游廊画舫，伴有阵阵昆曲。傍湖的书香青葱屋，一场读书分享会正在进行。在叉鱼亭，在韩文公祠，在北楼，人们驻足品赏诗文与楹联，这一刻的北湖之水韵味万千……

如是看到这人间新景象，韩愈又会有何感想呢？

刚游过叉鱼亭和韩文公祠，再看这满湖夜景，北京来的一位主编则在跟我感叹：“明白了，郴州人身上那股文气怎么来的？！”

他找到了答案：

韩愈的北湖，郴州的文脉！

秀美的北湖风光。 欧飞翔 摄

夜游水府庙

欧阳霞林

薄薄暮色，淡淡晚霞。山河壮阔，情怀少年。

总想泛一叶孤舟，携四季作伴，披乾坤颜色，穷天地之涯，访八荒之边；鼓万里长风为序，唱一曲江山不老；身如轻燕过浩渺江湖，心卧莲花忘前尘往事……然后登上一座种满阳光烟雨的小岛，抚平一生块垒沧桑。

那座小岛，是不是立于水府庙水库万顷清波中的溪栖小岛？我穿越唐宋，站在水府庙溪口码头。环岸四顾，没有找到唐李宋苏弃乘的木舟。

“上船喽——”文友们一声呼唤，我如梦方醒，始记今日是与《土著民》众文朋诗友共邀风月，相约同游。

甩净两袖尘与土，便登游船向彼岸。上得甲板后，工作人员解了缆绳，开动游船。瞬间船分清波翻诗韵，水起白浪迎雅客。站立船旁，顿感轻风送爽，蓦觉岁还韶华。但见波接远岸，更看云徊暮天。远处飞鸟归林，楼隐青山……

“天上瑶池，人间水府。”对于双峰水府庙，我有着每看日新的痴迷。这个集防洪、灌溉、发电、供水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，不仅能造福下游韶山、湘乡等地的广大百姓，其开阔灵动的秀美景色更不输西湖。那随时令变换的山光水色，定不会辜负每一个乘兴前来造访的游人，使你随时都能享受到层次不同而又幻化无穷的韵味。

当你感觉世界狭窄时，水府庙的博大与柔和一定能包容你、融化你。我曾独自从娄底租船沿涟水一路阅山读水而下抵达水府庙，也曾或坐朋友冲锋舟、或乘游船划开水府庙的清波，不知疲倦地一遍遍阅读它山水互唱、诗画相融的传奇。伫立船头，看潮涌珠玉，让意逐浪高。任心随水阔，胸张寥廓。遽来翼展昊天，马踏流云，帆济沧海之兴……

正神驰意往之际，船已近岸。登上溪栖岛，轻步慢移，穿芳草小径。众友人或聚于帐篷举杯畅饮，或拿起话筒欢快地嗨起了歌。溪栖岛的迷蒙夜色里，顿时弥漫开了无尽的欢乐。吃完烧烤，我一个人走到岛边的围栏旁斜倚着，静静地观赏着水府庙的夜色。此时，一轮皓月高悬，那银色的清辉洒遍近水远山，似为山河披上了一件珠摇玉华的霓裳。

一阵风过一阵凉，借尽清风消夏长。微风轻拂下的水府庙，一浪挽着一浪地起伏绵延。不时有鱼儿跃水而出，在月色下银光一闪，又“叭”地一声掉入了水中。波浪拍打波浪的声音，有时清脆如童歌，有时沉闷如推磨。如绸摆动的水面上，那粼粼的波光不断地涌动着、闪烁着，瞬间带动了我欲起舞弄清影的节奏。

然而我没有起舞。我必须细细地感受水府庙今夜的赐予。这是我与水府庙的第一夜相遇。今夜，水府庙是我柔情万种的新娘。

纳龙山之灵秀，辅湘水之雄风的水府庙，以一方之人文，领尽天下之风骚。

我怕一生的时间不够长，仅容得下水府庙给我的一尺清素。我怕一生的空间不够大，仅容得下水府庙予我的一片清静。我怕一生的积累不够多，参悟不了水府庙授我的一句箴言。

这一尺清素，写着的是湖湘子弟的报国热情与血性，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道。这一片清静，安的是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“养精蓄锐”的静心，“待时而动”的雄心。这一句箴言，传授的是“八本家训”的谆谆诲语，是持中守正的告诫，是指点江山的激扬。

春赏水府，山水叠翠；夏赏水府，风物长宜；秋赏水府，敛张自然；冬赏水府，蓄蕴深厚；日赏水府，万物自得；夜赏水府，吟咏悠长。水府庙之大美，非一笔一画能绘其韵。山水之得，岂起于一兴而终于一纸？

情之所至，天涯花草，悉我知音；处处色彩，皆为丹青；心拨琴弦，则天籁鼓音；不囿于俗，可恣意纵横！岂独范公之岳阳楼、苏公之西湖能尽抒千古之情乎？

君心有多宽，水府庙就会有多美。君拨五弦，水府庙会回响七韵。就如现在，就如今夜的水府庙，只待君来，一起在溪栖岛激情燃烧。

打架的干夏

倪锐

扁担一丢，我气呼呼地躺在了田基边上的芦芒里，看着分别担着大小桶的姐姐和弟弟，顶着没遮没拦的大太阳，呼哧呼哧地从远处的水库塘里挑上水，然后淋到我脚下的这丘田里，我就火大。

这火一样的天气，身边的芦芒好像随时会自燃一样，闷得我又痛又痒浑身燥热。继父做得出，出门之前居然安排我们三姊妹挑水淋禾。人都快干死了，他就只晓得他的那几蔸禾。

上边塘里的水早就放干了，塘泥开出了纵横交错的一道道豁口，我去池塘用瓢舀最后一瓢水淋辣椒苗时，踩上去像刀片一样，刮得脚板生疼。

下边水库塘，地势稍低，偌大的塘中央，还有一小片水面，泛着煞白的光。早晚有蜻蜓和飞蚁从上面飞过。

那些年的夏天，都是干的。老天爷十天半月不下雨很常见，很多时候，一个月也没见它滴一滴雨，甚至暑假两个字都是在太阳底下暴晒。

又有好多天没下雨了，辣椒树叶子都卷曲了，吊在上面的辣椒一个个都晒蔫了，干皱皱的，有的掉下来直接归了尘土。妈妈在辣椒苗的下面垫上稻草，说是可以保持水分不蒸发，其实，哪来的水分啊，稻草下面的菜土都是干的。喝水洗衣服都得到远处的水库塘里挑，塘边有几个人工挖出来的洞，我们俗称“井”，用来沉淀塘水，清早去井里挑来的水最清澈，可以用来煮饭和烧开水，其余时间都很浑浊，只能喂猪和洗澡。

村里是靠雨吃饭的，没有雨的干夏像干柴，太阳一点就燃，特别气盛，衍生出许多打架斗殴的角色。

我还在芦芒里做梦，就被继父叼了出来，先是几记耳光，然后就拳打脚踢外加他随手拔出的一根荆棘棒。继父身形矮小，但从小习武，脾气暴躁，下手从来都是稳准狠，而且持续时间长，使出来的不是绝招就是套餐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要打得我们记事，不痛，不痛得狠，我们就会还有下回。我其实在继父那几记耳光下就已经眼冒金星了，那暴风雨一般的拳打脚踢，不是不痛，而是我根本来不及反应。等我反应过来，随即操起了身边的扁担，对着继父狠劲砍了过去。继父正当身手敏捷的年纪，随便就躲了过去。我和继父，本来就水火不相容，平日里就像竖起鸡毛的两只斗鸡，随时都有跳起来互啄的可能，在这干夏，火气尤其大。继父是个顺毛驴，凡事都得顺着他的意来，偏偏我又是个唱反调的，假如今天，我跟姐姐和弟弟一样老老实实挑水淋禾，啥事没有。但事实就是我没挑水，而且还在芦芒里枕着手臂挑衅他的权威。打架，我当然不是继父的对手，而且我砍过去的扁担也没有对着他的要害，我是脸上眼里的气势足，火焰高，但手上还是不忍，心里也有些害怕。继父不一样，他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打，他一把抓过我的扁担，就准备来抓我的手。每次如果手被抓住了，我基本就完蛋了。没办法我松开扁担撒腿就跑，继父从来都不知道要适可而止，我跑他就追，追过山头、追过田垄、追过坳背，直到追得他追不动为止。

回到家的继父，对着桌椅板凳和姐姐弟弟又是一顿打，直到桌椅板凳缺胳膊少腿，姐姐弟弟哭成一团。

我在田间露宿一晚，踏着晨露，带着被蚊子咬得满脸满身的砣和红肿的眼睛回家。继父远远望了我一眼，恨恨地朝地上“呸”出一口痰，背着锄头出了门。

我一直认为继父打我是全力以赴的，直到那次，我因偷挑“三次郎”（因打架下手狠不怕死而得名拼命三郎，后又因黄段子改名三次郎）家的“井水”，被“三次郎”拎起来像甩抹布一样地甩出几丈远，脸上被一路干得开裂的泥巴擦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。继父闻讯赶来，一个扫堂腿让“三次郎”摔了个狗啃泥，再一反扣手死死扣住了“三次郎”的右手，然后一罩拳砸向“三次郎”的眼睛！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脑海中还是个头矮小的继父为我狠砸牛高马大的“三次郎”，犹如霍元甲大战俄国大力士的光辉威猛形象。

此后的夏天，万物润泽。